

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為泣也。

右傳

韓非子卷第十四終

韓非子卷第十五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難三第三十八

難一第三十六 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韓子立義以難之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

不厭忠信。禮繁縟故曰繁禮唯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非譎詐不能制勝。故曰不厭詐偽也。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

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眾

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也。苟且取多

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因詐得利

必以詐爲俗，故無復有忠信。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

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

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

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

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

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因

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

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

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

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

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

亡兵弱，身歿名息。拔拂今日之歿不及，安暇待萬

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

於敵，詐敵萬世之利而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

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

詐偽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偽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仲

尼不知善賞也。

仲尼不知善賞。妄歎宜哉乎。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暮年。明畝正。

相謙故正也。

河濱之漁者爭坻。

坻水中高地。釣者依之。

舜往漁焉。暮年而

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

苦窳惡也。

舜往陶焉。暮年而

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為天子。

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

堯在上。容人為惡。仲尼謂堯為聖者。奈何。聖人

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若堯以舜在上則自有禮讓何須舜以化之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替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

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替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為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令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為政也。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

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爲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首子而進之。夫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弃其母。久官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僞不長。蓋虛不久。言蓋藏許事不可久也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

辨甚巧

以去豎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

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爲其主者。

盡死力亦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

君。是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

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

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

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

姦。故爲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

於臣而姦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之自然姦不見用也雖有豎刁。

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計君祿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

卑賤不待尊賢而進。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可賞賞可罰罰無所蔽塞也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

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矣。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穴竈生龜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爲人臣者乘事

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

也。臣有不驕僅合臣禮非有善可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

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

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

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

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歎

聲。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

爲寡人戒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

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行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行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謂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

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為亂道。為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為亂道。為虜于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與欲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見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眾。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

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宜刑。德修而隱不為臣用故宜刑也若無智

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

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

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為治也。故

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晉代齊也。靡笄山名。韓獻子將斬人。邾獻子聞之。

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邾子因曰。胡不以徇。

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邾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或曰。邾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

辨詰之文無有如此者

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而勸之以殉，勸之以殉是重不辜也。斬既不辜，殉又不辜，是重不辜也。民怨則國危。郅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郅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郅子乃至，是韓子之誨已成，而郅且後至也。夫郅子曰以殉，不足以分斬人之誨，而又生殉之誨。殉既不辜，益得一誨。是何言分誨也？昔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誨。

此助為虐，更益誨也。

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得

斬謂

不辜也。

且望郅子之得之也。

望郅子正韓子之過。

今郅子俱弗

得，則民絕望於上矣。故曰：郅子之言，非分誨也。益誨也。且郅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之以殉，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郅子之所以分誨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賢矣。」然

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爲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賤爲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爲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爲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

或曰：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謂擅出其令。故曰不緣也。國無君。不可以爲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

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

行事。都丞

都丞官之卑者也。

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賢不就

卑賤。

二官雖卑奉命徵令亦不以尊即避卑即就也。

故行之而法者。雖巷

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翟翟。璜也。楚兩用

昭景而亡鄢郢。昭景楚之二姓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

將爭事而外市。與鄰國交私以示已利故曰外市也則國必憂矣。

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

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

王也。湣王一用淖齒。而手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

兌。減食而死。主誠有術。兩用不為患。無術兩用則

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弑。今留無術以規上。

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

身死減食之患。是穆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難二第三十七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

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

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賚賤乎。是時景

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踴賚而履賤。景公曰。何故對

曰。刑多也。景公造亡老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

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賚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

卒問而應非深思也。亂國重典豈惡刑多在當與不當耳。不在多少。此不察治之患

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苟不當雖少猶以爲多也。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北且不止。卽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尚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爲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爲治也。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耻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耻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困。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

公胡不復遺冠乎

或曰。管仲雪桓公之耻於小人。而生桓公之耻於君子矣。使桓公發倉困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耻。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爲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耻於小人。而亦遺宿義之耻於君子矣。且夫發困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遺冠得賜。常望遺冠。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爲非。此亂

之本也安可以雪耻哉

昔者文王侵孟堯莒舉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爲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

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爲智未及此論也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言損益若女工剪削彌縫隰朋善純緣言增飾若女工之純緣也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

韓非子 卷之五
之對君也。凡為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于而于亡，處秦而秦霸，非蹇叔愚

於干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問里門二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為五伯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尸不葬，以為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為霸，以為君之力也。且不以豎刁為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亡歸，咎犯極諫，故使反晉國，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

三。有司三請皆曰告仲父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

曰仲父。優俳優樂者名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

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

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

人為勞於索人。何索人為勞哉。伊尹自以為宰于

湯。百里奚自以為虜于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

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

無逆賢而已矣。索賢不為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

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

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

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過於法則行。不

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

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

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

不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歿其君而歸

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

文字精異辨
難字窮

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為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為其職也。夫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背死君而事其讎。背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為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

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為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亦以明矣。然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武有桀紂之危。為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處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蟲流出尸而不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

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辨

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宛言。苟且也。無山林澤谷之

利而入多者。謂之宛貨。君子不聽宛言。不受宛貨。

子姑免矣。

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者。

謂之宛言。辨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則辯

非說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

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

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辨聽之說

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為宛貨也。未

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

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穰豐多也。雖倍入將奈

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

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

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紝。則入多。務

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

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

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為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寃貨者。無術之言也。

趙簡子圍衛之郭。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及。簡子以犀為楯櫓而自臥之。櫓楯類也。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

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但君不能用之耳。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行暴亂。身好玉女。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授之圍衛。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

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

公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文能以賞信必罰未必去櫓親

立於矢簡子未可以速去櫓櫓也嚴親在圍輕犯

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所以輕犯矢石而救者謂親愛孝子愛

親百數之一也犯難救親百人無一人言孝稀也今以為身處危

而人尚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愛於上皆若孝子之

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能孝於親者尚百無一況於君百族而行孝哉是誣

也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

奇句

刑重而必人不北矣長行徇上數百不一人喜利

畏罪人莫不然將眾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

乎百無失人之行行人未知用眾之道也

韓非子卷第十六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難三第三十八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糲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糲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賚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